

中国茶城

精品散文集

离心很近的地方

中共思茅区委宣传部
思茅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普洱市作家协会
思茅区作家协编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离心很近的地方 / 思茅区文联等编. -- 昆明 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2.7
ISBN 978-7-222-10161-6

I. ①离… II. ①思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63516 号

责任编辑：殷筱钊 姚实名
责任印制：段金华
责任校对：黄 灿

书 名：离心很近的地方
作 者：中共思茅区委宣传部
思茅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
普 洱 市 作 家 协 会
思 茅 区 作 家 协 会
出 版：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：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：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：650034
网 址：www.ynpph.com.cn
E-mail: 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 本：889 × 1194 1/16
印 张：6.75
字 数：137 千
版 次：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排 版：普洱方华印刷有限公司
印 刷：普洱方华印刷有限公司
书 号：ISBN 978-7-222-10161-6
定 价：28.00 元

编委会名单

顾 问：毛保祥、郑颖松

编委会主任：邱承勇

编委会副主任：陈向阳 窦爱东 施约波 梁明辉

主 编：陈向阳

副 主 编：熊为斌

编 务：杨慧明



茶城鳥瞰 （李晓文 / 摄）



思茅石屏会馆，新中国成立前每年正月初九举办“上九会”
(思茅区档案馆馆藏图片)



中国茶城·思茅（曾俊 / 摄）

前 言

在散文集《离心很近的地方》完成创作并付梓出版之时，眼前依然闪现着本土作家们的身影。他们的真情，至今我们还能触摸到。组织编撰这样一部散文集，对于本土作家来讲，是件令人高兴的事；对于思茅来讲，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。

人的一生，在心中最难忘怀的就是故乡。世界上多少的事，多少的浮华喧嚣都会随着时光淡去，而故乡却会在人们心中越发亲切，越发令人眷恋。或许正是这样的故乡情，思茅各界人士以及本土作家，一次又一次，一年又一年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去描述自己的故乡，去解读自己的故乡，去思考自己的故乡。有了这样的描述、解读、思考，思茅故土才会变得丰满，才会多一份温馨。

鉴于此，大家形成共识，集本土创作者之力，组织创作出了这部集子。

为了让思茅这颗绿海明珠，为更多的人所了解，作家们饱蘸真情，把对思茅的观察、感悟付诸笔墨，赋予思茅的一草一木以灵性。在他们笔下，思茅的山更绿，水更柔，人更和，物更美。这些散文，既注重思想性又注重艺术性，具有独到之处，有的语言圆润如珠，给人以语言之美；有的抒发爱家乡爱思茅的真情实感，给人以情感之美；有的立意隽永，给人以意境之美；有的歌颂思茅的发展变化，给人以思想之美；有的写思茅历史上的代表性人物，彰显了思茅的文化底蕴。

阅读这部散文集，有一个显著特点，那就是淳朴、厚重、亲切、

飘逸、洒脱，没有华丽的空虚，也没有矫揉造作之感。读这样的书，字里行间总散发着春播的泥土气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一篇篇散文一脱那种总结成绩式，或是新闻报道式的文风，作家们从一景一地，一山一水，一村一寨生发开去，带着心灵的归真，竭尽峰回路转、尺水兴波、情思缕缕之笔，让一个立体的思茅呼之欲出。

《离心很近的地方》的组织创作，得到了本土作家们的支持和各界的关心和帮助，在此我们表示真诚的谢意！组织创作这样一部书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，在此也请广大读者给予指正。

目录

有一个地方叫思茅（向洪）	1
离心很近的地方（李阿之）	35
天地之芳香（杨开德）	51
好大的盆景倒生根（王卿富）	71
湖畔人家（李珏梅）	85
一湖碧水映梅兰（李亚宏）	102
古道腊梅坡（张海珍）	118
思茅走出的左联诗人（郑维章）	135
高家寨（巧言）	150
佛莲山下菩提簪（李晓凌）	167
普洱湖（和向东）	183

有一个地方叫思茅

向 洪

—

朝中国南方一直走，有一个地方叫思茅。许多人到了这里，面对它的青翠欲滴，面对它的温情如水，面对它的春暖四季，不由的就会用心去触摸它的脉搏，于是心下多少会有些遗憾地说：这个叫思茅的地方有座老城该多好！

其实思茅有老城。

只是我想，无论是谁，长时间住在一个地方或是一幢老房子里，多多少少就会向往住进新房子。要不然，我们的建筑形式就不会一变再变，从秦时的粗犷到汉时的高大；从唐宋的雄浑到明清的雅致和小巧。但无论如何变，秦宫汉殿是看不到了。

住过思茅古城老房子的人都知道，老房子这种建筑，时间一久，年年得修。不是今年检个漏，就是明年修个墙。每年一到冬季，思茅的雨收了，住老房子的人，最着急上火的事，就是脚跟脚地上房爬墙、揭瓦换梁，把雨季发现的问题修葺一遍。可是，到了来年，牛事不发马事发，老房子还是一堆问题。这样熬过十数年，熬得修房子的钱加起来都够重建一幢房的钱时，才猛然大悟般地咬咬牙，跺跺脚，干脆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把老房子销了，新建一幢房！

思茅这地方群山如海，举目环视皆是峰峦相连沟壑深的世界。但这样的群山无处不表露着生命的勃勃生机。你看，那黛色的群

山，尽是葱翠的茂密森林。有了森林，思茅的建筑就多了一些滇南地上的特色。所以，思茅老城老街的老房子，用砖的地方很少，一幢多大的四合院，除了房屋的四角砌上砖柱，两头的墙用土坯砌，若不是为了防火的需要，我估计连两头的墙都会用木料的。思茅的老街几乎所有的房屋，木料占去了百分之八十以上。它与滇北、滇东北是完全不一样的，那地方恰恰相反，有铜矿，有煤矿，却偏偏山里无林。于是乎，那一带的房屋除了门窗房梁用木料外，其余全是砖和土坯。

过去的老城那真是一城一世界，一镇一天地！

古城一般而言，都表露着一个地方的风物，宣露着一个地方的匠心。规局布形很讲究因地制宜。

从我出生落地那一刻起，我就生活在思茅老城的老街子上的老房子里。从南正街到珠市街再到后来的戴家巷，一住就是十六年，直到我离开老城老街子上的老房子为止。人这样的物种说来也怪，住着的时候，做梦也想离开那地方，一想起年年修房子的苦况，一想起那陈旧的老房子暗淡的光线，就向往高大宽敞明亮的大洋楼来。可当我离开它越久，思忆老城老街老房子的念头亦越发的浓烈起来。

当代的人类是很奇怪的，在涉及年龄与寿命的有关话题时，心里千万次地幻想着不朽、幻想着年轻。然而当追溯历史时，却期盼着越古老越好。如此一来，许许多多到过思茅的人，在为思茅新城的清新温润慨叹不已的同时，自然而然就会将目光投向思茅的老城，投向思茅的历史。心下也自然地思忖着：南疆边地这座城究竟立于何年？

边地无疆，谁来立城？

思茅古城与平原地区的城子不一样，它有城无池。在平原地

区修一座城池，是一定要挖一条两丈宽的护城河的。自古在平原地区发生征战，那可是无遮无拦，一马平川。更何况战争哪能是一马的事？那可是千军万马！没有一堵城墙，没有一条护城的池子，一阵金戈铁马就能让一座城子摧枯拉朽般地被入占去。

而思茅不需要那条护城的池子！

思茅筑城已是康熙皇帝驾崩多年后的雍正十一年。康熙在世之日，曾放眼凝视过万里长城，对臣下示意：长城是挡不住外来铁骑的！长城在君臣的心里，只要君臣上下心里时时筑着一道长城，就不怕千军万马。据说，康熙下过旨，不再糜废钱粮修筑长城。康熙比谁都看得透，大明朝年年修长城，不也没挡住女真的铁骑？

长城可以不修，但城池是不能不造的。而造城池，顶顶重要一条，当然是筑一道城墙，有了城墙，心才会安。不然，随便一伙人结成势力，兵临城下，拿什么来挡？城墙虽不是什么安若磐石之器，但挡一挡，迟滞一下攻城者，坐等援兵来救，也还派得上用场。

说到思茅的筑城史，有一个人少不了是要被提到的，他就是云南巡抚张允随。雍正十一年，思茅土千户刁兴国结成兵势，兵锋直指思茅，顷刻间把思茅给占了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思茅地处滇南要冲，上连大府昆明，下接版纳各土司属地，可谓咽喉中的咽喉。这都不说，思茅有着浩大的坝子，物种丰沛，气候宜人，朝廷居然不设官府，却跑出离思茅老远的攸乐山设了一个同知衙门。如此一来，思茅成了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一块土地。下攸乐山收茶的马帮必经思茅坝子而去；上大府昆明置办货物的商队也必经思茅地而来。思茅无官家，我猜想，商人、马帮途经思茅，就把它当歇脚的地方，偶尔也把多余的货物卖与当地的夷人，时间久了，也许有了一个集市的模样。不然刁兴国举兵来袭，

图的是哪门子买卖？

这就不能不说起张允随。我查史料，其中有这么一句：允随入赘为光禄寺典簿。入赘，就是掏钱买官的意思。光禄寺的一个典簿，仅仅是个从七品的小得不能再小的官了。官小不说，光禄寺是个什么地方？在清代也就是管管皇宫宿卫、伙食的地方。

谁能想到，这买官的人中，竟也有手眼通天之能的！不久，张允随官放安徽宁国做了同知。同知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助理，只是可分管一地。从这时起，张允随真是鱼归大海，鹏入九霄。不久调云南广南，做什么官不知道，史料中未曾提及，只说张允随按大清规矩，为其母守丧，清朝时称为丁忧。丁忧对于大清的官员来讲，简直就是一道宦途大坎，不少官员碰上丁忧的事，小则失去一个好岗位，大则连官也丢了。张允随则不然，守丧期间，竟让总督鄂尔泰一眼相中，力劝张留下来，到曲靖铜厂主事。铜厂的主事可是不得了的事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印钞厂。仅一年，张允随便走马上任做了曲靖知府。张允随这个人用现代的眼光和说法，应属于干一行爱一行，干一行钻一行的人。干铜厂他有一手，这调地方任行政大员，他同样有一手，征粮筑路干得有声有色，把个老鄂尔泰欢喜得一个劲叫好，立马给朝廷写了举荐奏章。朝廷见了鄂尔泰的奏章，心下暗忖：这个张允随数年前还只是个管管皇宫宿卫、伙食的小小典簿。怎么了？这一放出去就长能耐了？还是召入京师详加审视一番再说！没想到，一见之下，朝廷也满心欢心，立马就委了张允随任云南按察使，那可是一省之长，不久迁任布政使。这一下好，干得更欢了，一口气连开几个铜厂，产铜竟达八九百万斤。雍正登基，可谓时局维艰，国库空虚不说，更兼西部寇乱，使钱的地方太多。张允随打洞炼铜广开财路，雍正爷那真是瞌睡遇着枕头！到了雍正八年，张允

随升任云南巡抚。张允随那双眼睛仿佛就是为朝廷为雍正皇帝长的。干上巡抚，他那双眼立即朝云南的南边投来，思茅进入了他的视野。

人的视野是随着社会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的。这时的张允随已不是那个光禄寺的小小典簿，而是一个堂堂封疆大吏。处在这种位置上，所要考虑的不再是如何多产几斤铜，多修几条道，多征几石粮的事。他当然知道，雍正爷现在最急迫想做的事，是经营尚未得到经营的中国南方，而思茅是中国南方的最南方。雍正皇帝的江山是从皇阿玛康熙那里接过来的，收台湾、平新疆、削藩王，这几桩大事都让皇阿玛给干完了。雍正能做的事，就只剩下如何经营南北。

还处在荻草蛮花之中的思茅，这才凸显出来。

奏报，奏报……

府衙之外，马蹄声急。张允随展开奏报一阅：思茅土酋刁兴国纠徼外苦葱蛮等为乱，蔓延数州县……

一种笑意在张允随心中荡漾开来。他此时心中考虑的不是如何征讨刁兴国，征讨只是一盘棋中的一步小棋，他要做的是如何将这片地域改土归流的大棋局。在云南数年，张允随深知地理、民情。各地土司你征我伐兵连祸结的事时有发生，而云南最南边的思茅以及十二版纳地尤甚。多少年，朝廷对这片土地只能在调解、平乱之间疲于应付。

于是，张允随会同云贵总督高其倬调兵遣将征讨刁兴国。一时间，兵锋直指思茅。刁兴国势孤力单不敌朝廷大军，溃散至思茅以下的攸乐山。这可急坏了攸乐同知章纶。一个替朝廷负责管理攸乐茶山，征收税银的同知，遇上民乱之事，作为极边之地上的一个同知能做什么？要兵没几个，要城池那就更没影的事。唯

一能做的事，侥幸找找邻近村寨的头人商量商量，看能否合力抗拒寇乱之众。很不幸，攸乐同知章纶行至螞蟥村恰遇刁兴国部，被杀。

朝廷大军也穷追猛进，就在章纶被杀之地，生擒了刁兴国。刁兴国也许想不到，无论他起不起兵，改土归流已是箭在弦上。而他的起兵，只为思茅立城做了一个奠基礼而已。

做一个封疆大吏，张允随算是做到了家。立即亲自酌定思茅开府建衙的事来，就连城墙怎么筑；请立学，设教职，定学额各项事务，也一一亲定。当奏折派快马飞报京师之后，张允随面北而躬，口中喃喃低语：吾皇万岁！南疆之地，荻草蛮花之乡，开化犹晚，思茅改土归流，立城设府，志在设学化导夷人之智……

雍正十一年，思茅蛮洛坡头自此立起了思茅城。

对云贵高原了然于胸者，张允随要算一个顶尖级的清朝官员。这时的张允随老了，朝廷念他拓疆有功，守土有劳，升他为东阁大学士、兼礼部尚书、加太子太保。临别时，曾亲授新任云贵总督治滇方略：“苗、傣种类虽殊，皆具人心。如果抚驭得宜，自不至激成事变。臣严饬苗疆文武，毋许私收滥派，并禁胥役滋扰。至苗民为乱，往往由汉奸勾结。臣饬有司稽察捕治。”

谁能想到，思茅立城，竟与一个当年出赘入光禄寺做典簿的张允随相关联？

二

蛮洛坡。

地球上最奇特的一座山，滇南地上的人称它为蛮洛坡。仿佛是神仙从西天胜地搬来倒扣在思茅坝子中的一口巨锅。思茅坝长十数公里，宽三四公里，而蛮洛坡不偏不倚就扣在坝子的正中。当初张允随立思茅城选址蛮洛坡，作何考虑，我们无从知晓。但

从后来的日月风雨、流行疫病等来看，一定是做了两方面的考虑。

从蛮洛坡往南五里地，是刀氏土司盘踞数百年的衣胞之地，思茅人称之为刀官寨。从元末至明再到清，这片土司地可谓十二版纳首属之地，朝廷将思茅以下划为十二个贡赋区域，十二版纳是从思茅往下数的，往下才是猛野、景洪、勐海、勐遮、勐满、勐啊等版纳地。思茅要立城，立的是朝廷的官府之城，多少要思虑一番与土司的距离。在这山重水复之间立城，与土司关系过密不行，过疏也不行。密了，废了朝廷的正统威仪；疏了，土司一不高兴，顺手打你个人仰马翻。而蛮洛坡周边数十平方公里的坝子地，沼泽成片、河流纵横、水潭星罗棋布。在这样的地方，水鸟铺天盖地；走兽奔突纵跃；蜥蜴、蚺蛤、蛇类趋行盘绕。这样的景象，放到现代，人们一定把它想成今天的黑非洲！可是，在那时的思茅，蚊虫嗡嗡飞舞，这样的景象背后，隐匿着瘴气瘟疫的肆虐魔影。

于是选了蛮洛坡立城。

自古兵家最忌山头安营立寨，说起这事，你会想起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来。但张允随不怕，张允随不是马谡！蛮洛坡是什么地方？熟山饱水之地。虽为一座独山，四面是平坝，可蛮洛坡恰巧山有多高，水就有多高。有了水，思茅城还怕什么？什么都不怕！

在这样的地方筑城，砖是一个大问题。这是蛮夷之乡，即使是神仙驾临思茅，一时半会也烧不出这么多城砖，何况思茅还未曾开埠，士农工商学的社会结构自然没有形成。只好先筑土城，一座周长二里多，高约丈余的土城，把一座蛮洛坡围得严严实实。筑城的同知大人，是深得巡抚张允随大人真传的人。他站在坡头四面张望，心中想着：给土城的四道城门取什么名呢？望望东边，

有土司；望望南边，也有土司；望望西边，还是土司；再望望北边，同知大人心中似乎有了些底气，北边是皇朝的隆兴之地，托吾皇洪福，就称北门为平定门吧！随后为东门命名：宣化；南门：怀柔；西门：安远。

看思茅蛮洛坡四道城门的名称，足见当时思茅所处的特殊位置。

这名同知大人，目光若炬，若不是时运不佳做了一名“市长助理”，还做得这么远，做得这么边，做得这么山遥路远。依他的文韬武略，难说与张允随齐名也未可知。倘若换一名刚愎自用的同知来为思茅城命名，我怀疑他会把宣武、南征、北伐、西讨等透着戈役兵威的字眼用光用尽。要真是那样，思茅城恐怕要兵连祸结，不得安宁！自古谁把子民当做对手，没有不暴亡的。秦国苦心经营数百年，天下一统，立国不足二十年二世而亡，那是把天下子民当对手的第一朝，也是最短命的一朝。

在思茅这样民族众多的地方，下连边关千百里，唯有宣导教化、体恤怀柔、抚慰安远，要做的事是布施化导，天下才会归心。

三

井中装着一个水淋淋的思茅。

有了城，有了官府，趋利而来的商人，抱着树挪死，人挪活的古老信念的手艺人、工匠来了。蛮洛坡这座用土筑起的城墙之中，渐渐有了人气。我推断，最初城里应该男性多，女性少。从省府昆明到思茅，一路上山高谷深，这都不说，沿途野熊、虎豹成群，谁家的男儿敢带着女眷闯思茅？据《思茅县志》载：光绪八年，一天夜里，一头野熊窜入城内咬死四人，咬伤二人，千总、把总带兵民百余人，刺死野熊；民国年间，那是一九四三年五月，一只母虎带幼虎出没于新庙街、文昌宫一带。某日夜，母虎从城